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徐桓鑒惠朔參閱

李文達文集

疏　李賢

論太學疏　太學

祖宗制太學之士有竟拜給事中御史者士遂得不自奮厲其後以入貲進起家至丞簿耳雖有名師儒其誰信從耶

竊惟太學者、天下貢士所聚、乃育賢成材之地、故天下之士、所以賢所以才、皆由此焉出、所以盛所以衰皆

此焉係然則生民之休戚風俗之美惡國家之安危豈不皆關於此哉洪惟 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平定天下定鼎金陵首崇是道方是之時宮殿城池未盡完也百府諸司未盡創也佛寺僧道未盡舉也乃建太學於國宏其規模極其壯麗凡所以教士之法戒士之條居士之所養士之具無不詳審周密完備又慮表率之職實難其人務選天下學明行修望重海內所向慕士夫所依歸足以師表一代名蓋一時者然後命爲祭酒崇以師道以振立風以增士氣其

愛諸生。如慈母之顧嬰兒。貴之若席上之珍。恩惠極隆。無以加尚。於是天下之士。入太學者。居無不正。習無不端。衣無不具。食無不足。無饑寒之亂心。無邪僻之墮行。其所事者治禮義。明人倫。躬修已治人之方。務致君澤民之術。故當時賢才俊傑之士。濟濟輩出。布列中外。大綱一正。萬目畢張。自古太平之盛。未能或之先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其斯之謂與。

永樂初年。駕臨北京。太學之設。因元之舊。凡百規制。未暇增新。洪熙宣德以來。因仍未舉。至其教戒居養

之道頹然廢弛不遑介意師儒之職率皆庸常學行荒疎無從矜式雖有遺規不過承虛名為文具蹟因循應故事而已於是天下之士入太學者蔑教戒之嚴無居養之正置禮義為外物輕廉恥如錙銖雜處於軍民之家渾住於常巷之地與市井之人為伍與無藉之徒相接同其室而共其食啖其夫而私其婦易君子之操為鄙夫之行改士夫之節為穿窬之心所習如此一旦居官不過志於富貴而已尚何望其尊主庇民建功立業乎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居處

所致無惟其然也嗚呼天下之士修之於庠序而壞之於太學賈誼所謂可爲太息者也今 陛下春秋鼎盛纘成大統凡一舉措不可不慎舉所當舉則天下之人莫不懽心措所當措則天下之人莫不解體可不慎歟我 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有廢弛而不舉者有創新而不措者所廢弛者莫甚於太學所創新者莫多於佛寺舉措如是臣以爲舛矣然成事不說廢者當舉若亟修太學極壯麗不過佛寺一所之費況佛寺無益于 朝廷而太學實關於治體伏願

皇上興廢舉墜乞 勅該部計料興工一新太學作養秀才重選師儒厚加眷注果能此道將見數年之後賢才濟濟文風大振生民於是乎安天下於是乎治我 太祖養賢及民之效復見於今日太平之盛不期自至而 國家社稷永享無窮之福矣臣性質凡陋無所知識偶有所見豈敢隱默冒干 天聽不勝惶汗之至

上中興正本疏 聖政

公為文選郎中上此疏於景帝後給事中李侃等

臣伏惟 陛下即位之初大開言路凡 朝廷之闕遺

有司之利病生民之休戚軍務之得失、中外進言者以便與上書稱公忠言宜屬採擇者乃敢奏令翰林儒寫置左右焉論之詳矣若夫關於 陛下躬行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則或畧焉、此臣區區犬馬之忠、私竊過慮、以爲 陛下一身、乃家國天下之本也、而 陛下之心、又一身之本也、夫正其本萬事理、惟 陛下之心既正、則家國天下之事可得而理矣、臣所以忘其愚陋、獻此中興正本策、其目有十焉、一曰勤聖學、二曰顧箴警、三曰戒嗜慾、四曰絕玩好、五曰愼舉措、六曰崇節儉、七曰畏天變、八曰勉貴近、九曰振士風、十曰結

民心夫勤聖學者所以格物窮理也顧箴警者所以誠意正心也戒嗜慾以至結民心者所以修身治人之道也皆切於　陛下躬行之事不係各司舉行者伏乞留中萬幾之暇時賜省覽於　陛下身心未必無少補焉且　陛下春秋鼎盛初登寶位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向慕方切當端本正始之日最急而不可緩者在此十策夫十策既舉則大本正矣天下之事可以次第而推行之不難矣用是明是非以行賞罰辨邪正以用人材抗公道以振紀綱節財用以

固邦本厲將帥以作士氣修政事以攘夷狄開壅蔽
以通下情敬大臣以資治道特皆　陛下之餘事耳
伏望　聖明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以光
祖宗以慰生靈延頸舉踵之望以追前代英君義辟
之踪蓋　陛下之責必如是而後塞嗟夫言之逆耳
者惟　聖君乃能聽事之難言者非忠臣不能言故
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昔宋儒朱熹
將上殿或謂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熹曰吾平生
所得惟此四字豈忍不言而欺吾君乎此人臣以道

事君貴乎有犯無隱也臣觀陛下有聰明之資有溫恭之德有寛仁之度有納諫之美臣下有言而不用非拒之也葢以所言未必剴切當帝心者或無誠意感動故也故曰言之不用者亦臣之罪也倘陛下不以臣卑鄙猥言或有可取舉而行之將見功業煥然必出於尋常萬萬豈但臣之受賜而已實社稷蒼生之大幸也臣不勝惓惓罔知忌諱昧死進言冒干天威無任激切悚懼之至

一曰勤聖學臣觀自古聖賢之君率皆留心於務學

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禹相傳之學也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太甲之學也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高宗之學也曰克厥宅心文王之學也訪於洪範丹書武王之學也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成王之學也若夫漢唐宋之君或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或執業尊師升堂講說或銳情經術夜久不休或留意典墳採爲龜鑑或進陸贄奏議或覽貞觀政要不以炎暑而輟經筵不以風雨而罷講讀雖無唐虞三代正心誠意之功亦可

謂後世好學之賢君較之僭然而昏亂者不啻天淵之相遠矣伏願　陛下歷觀前代聖賢之君所好者何學所學者何事不但口耳之粗迹務考義理之奧旨必專心以致志不一暴而十寒以正心修身為要務以居敬存誠為大本帝王之學既有所得應事接物無或不當異日嘉靖邦國巍然為中興之令主未必不由好學致之也伏願　聖明留意

二曰顧箴警臣聞前代聖賢之君必賴箴規警戒之助然後此心不敢怠忽常存敬畏庶幾無過舉焉若

成湯之聖而猶銘其沐浴之盤以自新武王之聖而亦銘其席杖楹牖以自戒衛武公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魯廟有欹器而存持滿之戒稷廟有金人而寓緘口之銘無逸一篇列於講閣前代遺跡寫爲鑑圖書洪範之語於座屛書孟子之言於屛障此皆宋之令主也由是觀之前代聖賢之君以警戒爲規鑑以宴安爲鴆毒內外交養而表裏俱修是以君德日隆多福自至其餘不知警戒雖有忠臣進獻箴銘視爲虛

文畧不省覽是以流連荒亡盤樂怠傲自求其禍以致敗亂往往皆然伏願　陛下法前代聖賢之君存箴規警戒之助摭往事之明鑑採古人之格言或施之障屛或設之殿壁出入起居常目必在退朝燕處此心不忘於以防過於未然於以禁欲於將萌如此則意無不誠心無不正身由是而修天下由是而治將無愧於古之聖帝明王矣惟　聖明其深念之

三曰戒嗜慾臣觀自古聖賢之君未嘗不以嗜慾爲戒益之戒舜曰罔游于逸罔淫于樂臯陶之戒舜曰

無教逸欲有邦仲虺作誥以戒成湯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用人惟巳改過不吝伊尹迪訓以戒大甲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游畋時謂淫風召公之戒成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周公之戒成王曰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張蘊古作大寶箴戒唐太宗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慾不可縱縱慾成災范祖禹講五子歌戒宋哲宗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

忘此前代聖賢之君。能受人臣之戒。而不敢流於嗜慾。當時天下之治。不可尚也。若夫昏牖之主。雖有忠臣進戒。拒而不納。逸樂怠荒。以致天下之亂者多矣。夫宴樂乃害心之鴆毒。酒色實伐性之斧斤。伏望陛下以前代聖賢之君爲法。絕去嗜欲之私。養其清明之德。以斯民未被其澤爲憂。以天下未得其寧爲念。講周孔之遺編。考帝王之治道。務成中興之業。以慰祖宗之心。則社稷幸甚。蒼生幸甚。

四曰絕玩好。臣惟人主一心。攻之者甚衆。能不爲玩

好所惑者寡矣。是以古之聖賢之君常有所警。珠玉犬馬。珍禽奇獸。一切玩好之物。悉皆罷去。此心湛然。虛明淵靜。故召公恐成王受西旅之獒。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蓋謂心無所主。反為耳目所使。若心得其職。則百度無不正矣。必欲心得其職。非從事於學不可也。夫一心無所用。既能專於此。必不牽於彼。伏乞陛下於內侍之中。擇讀書知義者四五人。置諸左右。外聽儒臣講論經史。內與左右解說其義。心通性悅。日新月盛。聰明益長。智慮益高。靜觀左右之人。或以

玩好之物來陳者必嚴以斥之曰爾以聖明之君待其主耶。以庸暗之君待其主耶。夫以聖明之君待其主者、以堯舜之道陳之。以開　陛下之心胸。此忠臣也、以庸暗之君待其主者以玩好之物陳之以惑　陛下之耳目。此奸臣也。歷觀前代未有昏君而不溺玩好之物者。惟　陛下留心省察果能務學而絕玩好、則行無不謹身無不修。　宗社自固。生民自安。不患不爲　大明令主、而中興之業不成者。臣未之信也。

五曰慎舉措。臣惟人君之舉措不可不慎也。書曰惟皇作極。葢謂人君一身立至極之標準。而天下四方之人。環顧以取法焉。舉措一失其當。則遠近之人。得以窺探其好尚之偏。可不懼哉。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又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皆所以防君之過舉也。昔周成王削桐葉爲圭。以與叔虞。曰封汝。史佚請擇日。王曰戲也。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至於漢唐宋之君。皆有起居注之職。有失即告。

有過必錄恭亦嚴於自防矣是以古之明主發一嚬一笑夫一嚬一笑尚不可輕發況見諸行事一舉一措豈可輕動哉伏願　陛下試加留意一日之間舉一事也必再思之果當於理然後行焉措一事也必更審之或乖於理而即止焉又望　陛下內則親夫貴近之臣外則勉夫輔導之職若高宗之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曰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夫人君既以伊傅周召望其臣則人臣必以堯舜湯武致其君用是君臣一體志同道合而　陛

下之舉措無有不得其當矣

六曰崇節儉臣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崇節儉者。時帝頗尚奢侈大宗伯楊寧讀公疏歎息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也若帝堯茅茨不剪土階三尺大禹絕旨酒菲飲食卑宮室惡衣服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當時雍熙太和之治不可尚矣漢文帝欲作露臺不忍百金之費身衣弋綈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唐太宗出宮女三千欲營一殿材用已具監秦而止嘗曰欲盛則費廣賦重則民愁以此思之不敢縱欲宋仁宗夜思燒羊恐饑而不索恐自此多傷物命見宮人首飾珍

珠遮目不覩惡其奢華器用止於漆素衾裯止於黃
絁漢唐宋各有天下數百年求其海內富庶無如三
君之時蓋人君既以節儉存心臣下豈敢奢侈相尚
自然家給人足也況今天下多事之秋工部光祿寺
諸司諸色買辦倍於前日近因賊寇驚擾人民尚未
寧息伏望　陛下躬行節儉凡內府一應服食器用
必須究查今日之費比之　先朝果減省乎果增多
乎務用減省以蘇民力則天下幸甚
七日畏天變臣聞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譴告

之為人君者務求天意所在而存修省之誠可以變災為祥轉禍為福也昔商之中宗有桑穀並生於朝恐懼修德而天意即回高宗有飛雉鳴於鼎耳克正厥事而王業再振宋之太宗避殿減膳而東井彗滅詔欲自焚而得雨蝗死仁宗霖雨為沴而引咎格天久旱不雨而密禱即應是四君者俱能上感天心變災為祥遂享靈長之福以成中興之治往歲以來山崩河改地動殿災蝗旱相仍天象交變譴告之意可謂至矣當時若能屏黜姦邪任用忠良克己自新以

答天譴。未必不轉禍爲福也。惟其修省未至。是以不免於難。由是觀之。災異之見。何代無之。顧人君修省何如耳。且匹夫一念之誠。尚能動天。況人君精誠所感。其應尤速。伏願 陛下修德正事。以承天心。凡欽天監幷各處奏來災異之變。必早夜思省。以答天意。凜然敬畏。以弭災變。將見天人感應之速。未必不如商之中宗高宗。宋之太宗仁宗也。於以爲守成之令主。於以致中興之盛治。功烈卓然。萬世標準。豈不美哉。臣區區螻蟻之誠。所願望者如此。惟 聖明留心

幸甚、

八日勉貴近、臣觀前代中官。正直忠良、有功於國家

者、不爲無人。若漢唐之世。史游良賀呂劉馬嚴。或勤

心納忠。有所裨益。或清儉退守。無所引薦。或清忠奉

公、直言切諫、或排去姦邪。委政廟堂、或以一身捍人

主之難、或辭兩軍抗寘鴻之志。千載之下。仰其芬烈

視彼招權撓政、賣弄威福、取快一時。不旋踵而遭大

僇者、一薰一蕕。相去遠矣。今　陛下左右內侍之臣。

大非前日之比。率皆小心畏愼。恪勤匪懈。守　祖宗

之法絕外人之交蓋能以覆轍爲戒也猶望　陛下一日之間接文武羣臣之時少親左右貴近之時多若能輔成今日中興之治皆其功也可不勉哉果能取法於前人與循理好善之念存正直忠良之心載之方册傳之萬世後之人仰而羨之曰當時貴近之臣某也正直某也忠良如此則播令名於無窮豈不美哉。

九曰振士風臣聞唐虞三代之世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比屋有可封之俗士風之振不可尚也降自後世

西漢士風尚忠厚。東漢士風尚名節。雖所尚不同而莫非善行。國祚所以綿遠者。由士風之振有以維持之。魏晉以來。流於清談。虛曠放達。而士風大壞。李唐之世。士尚華靡。多文少實。宜乎天下治日少而亂日多也。惟宋之士夫。有三代之風。詳其所由。亦上之人有以勵之耳。觀太宗戒欺誕之詩曰好事盡輸純直。謾勞頻舌滑如泉。士風安得不誠實乎。真宗疾奔競之詩曰臣下但當守公法、馳騖苟進何可取、士風安得不恬退乎。黜勢家士不與孤寒並。進錄廉吏後

以愧貪墨之徒宜乎士風爭尚淸廉也此宋之賢君護風俗如護元氣重名節如重神明所以士風大振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伏願　陛下取法於宋以振士風戒欺誕以勵誠實疾奔競以惜恬退黜貪墨以重淸廉抑僥倖之徒絕諂佞之輩俾我　朝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將見士風大振未必不如宋之可追三代也惟　陛下舉而行之幸甚

十曰結民心臣觀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民心之向背係天命之去留有天下者不能固

結民心而欲久安長治者難矣夏商周漢唐宋俱有天下數百年而歷世綿遠者固結民心之所致也其餘不能百年甚至三四十年而止者率由民心不向故也歷觀前代所以固結民心者豈有他術不過安之養之而已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以古之聖賢之君愛民之心如愛赤子休養生息惟恐失所鼂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

其力而不盡是以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此固結民心之道也劉基曰三代之民如以膠摶沙言其難散故也五霸之民如以水摶沙言其易散故也伏願　陛下遠法前代結民心之道近體　祖宗恤民隱之心發矜憐惻怛之念於　九重之上播春風和氣之仁於八荒之表孟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蓋陛下省一分之費則民受一分之賜施一分之寬則民被一分之澤務使海內富庶衣食充足將見下民愛戴　陛下之心亦如三代之民以膠摶沙而不散

或遇寇賊姦宄之變必不負　朝廷之恩如此則宗社可安於永久。雖歷億萬斯年可也。惟　陛下注意熟察幸甚

達官支俸疏

達官支俸

公為進士時上此疏三楊當國竟寢而不報其後土木之變曹吉祥之亂始知公為參先之哲也

臣聞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獸夷狄。夫黎民而赤子。親之也。夷狄而禽獸。疏之也。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自親以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施惡于禽獸。況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聖人恐為之哉。切見京師達人。不下萬餘。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

支俸米。較之在朝官員。亦三分之一。而實支之數。或全或半。又倍蓰矣。且以米俸言之。在京指揮使正三品該俸三十五石。實支一石。而達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賸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倖位。則食者寡矣。此又非幸位之比也。夫以有限之粮。而資無限之費。欲百姓富庶。而倉廩充實。未之有也。近者連年荒旱。五穀不登。而國之用。則不可缺。是以天下米粟。水陸並進。歲入京師數百萬石。而京軍民竭財殫力。涉寒暑。冒風霜。若不勝言。然後一夫得數斛米至京

師者幸也若其遲至中途食不足衣不贍而有司督責之卹將責之愈急是以不暇救死往往枕藉而亡者不可勝計其達官坐享俸祿施施自得嗚呼既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而又驅其力使餓之赤子卒至于饑困以死而禽獸則充實厭足仁人君子所宜痛心者若夫俸祿所以養廉也今在朝官員皆實關俸米一石以一身計之其日用之費不過十日況其父母妻子乎臣以為欲其無貪不可得也備邊所以禦侮也今邊軍長居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禦饑寒

首月糧而已糧不足以贍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逹官臣愚以爲除一害而得三利焉何則計逹官一歲之俸不下數十萬省之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贍邊軍之給可以足京官之俸全生民之命則本固而邦寧也贍邊軍之給則效死而守職也足京官之俸則知恥而守廉也得此三者利莫大焉

臣又聞聖王之道貴乎消患于未萌易曰履霜堅氷至書曰惟幾惟康不可以不察也臣切見逹人來降絡繹不絕朝廷授以官職足其俸祿使之久處不去

腥羶繳丹無益之費尚不足惜又有甚者焉夫夷狄
人面獸心貪而好利乍臣乍叛荒忽無常彼來降者
非心悅而誠服也實慕中國之利也且達人在胡未
必不自種而食自致而衣今在中國則不勞其力而
坐享其有是故其來之不絶者中國誘之也誘之不
衰則來之愈廣一旦邊備有警其勢必不自安矣前
世五胡之亂可不鑒哉是故聖人以禽獸畜之其來
也懲而禦之不使之久處其去也守而備之不誘其
復來而爲社稷生民之慮至深遠也近日邊塵數警

而達官羣聚京師。臣嘗恐懼而不安寢。伏願　陛下斷自宸衷。爲萬世長久之計。乞勑兵部將達官漸次調除天下各都司衛所彼勢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而又消其未萌之患矣。

請給官員誥勑疏

官員誥勑

臣聞誥勑者。勸善懲惡之良法。激勵名節之美典。夫豈無益之費哉。洪惟國朝制諸司職掌于誥勑一事。至爲詳備。可爲萬世法程也。凡大小官員。有私過者。終身不得。無私過者。方許請給。既與之後少有私過

輒行追奪于是為官者未得之前兢兢小心既得之後益加謹慎馭士之方惟此為要此事一行則天下之士莫不感激去惡為善修身飭行顧惜名節是以所費者少所勸者多若此法不行則士皆失望善惡不分名節不振其有廉潔自守者反為貪夫所笑曰無與于我何苦如是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入于利途民之被害可勝言哉是朝廷所惜者寡而下民所傷者衆臣竊痛之然此事非但勸其在位之士其未仕者見已仕者蒙此恩榮推及父母光耀鄉里莫不爭

自琢磨奮志經史，明體適用，竭才殫智，願為國家之用矣。譬之以餌致魚，則投餌之費小，得魚之利大，夫有國家者，未有舍此而不為也。我國朝自洪武永樂以來，于是天下之士鼓舞歡欣，無不感激，迨　皇上即位以來，率用舊章，近者行在吏部欽奉　旨意，令後誥敕俱待九年考滿方與，不許照諸司職掌施行，臣愚不揣　聖意所在，若以為織造費財，則臣已言之于前，謂所費者少，而所利者多，若以為各官得之易而多不保守，旋復追奪，則臣所目見，保守者什九，

追奪者什一二況中人之材可爲善可爲惡授職三年即得　誥勅不勝榮幸遂革非向善戰兢保守而爲端正之士矣若待九年則此等之人必不持久遂流于貪又豈能成就端正之士哉況九年方與則得給者十無一二不得給者十常八九何哉凡內外官員九年之中多不能齊有歷任四五年而轉遷者有歷任六七年而保陞者有父母垂老而不能待者有已身多故而不遂請者如此則天下之士感激者少怠志者多我　國家勸善懲惡之法有欠激勵名節之

事有虧而下民亦未能不被其害伏願 皇上留意守 祖宗之成憲遵 先帝之良法昭曠典布宏澤乞勅該部今後誥勅仍照諸司職掌施行在京官員三年考滿職守無過者依例請給在外官員三年與本身六年請封贈如此則天下之士善不患不勸惡不患不懲名節不患不振下民不患不安矣

論禦虜疏

禦虜

比虜使來索使臣明詔不允惟欲富國强兵報讐雪恥且命文武大臣共議長策臣雖不與共議之列伏

讀　天語感激奮發忠憤之心耿耿不寐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　皇上之志如此凡食君之祿者寧不惕然於心乎昔者魯國有難漆室女憂之況列於侍從亢於　朝廷者其憂之當何如也臣聞虜寇東收女直等處西取回回部落又欲大舉入寇竊料虜不過中國一大郡以天下之衆不能取勝者未得其策故也且虜所以輕侮中國者惟恃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拒箭不能拒馬惟有所謂戰車者既能避箭又能拒馬蓋

此車即漢時衛青武剛車之類。青擊匈奴。深入虜地

見單于兵陣。必以武剛車自環爲營。兵法謂是車有

巾有蓋爲先驅焉。臣惟武剛車徒能避其弓馬。今之

戰車。不但能避弓馬又有取勝之道。取勝者何。火鎗

是也。論中國之長。無出於火鎗。前代未嘗行也。若用

之得法。虜之弓馬。弗能當也。近來不能以此取勝者

今之火器能咎

非火鎗之過也。用之者不得其法耳。且使火鎗者還

勝於數百步之外而以長箭而先發何況火鎗之法精

須遮避其身以壯其膽然後發而取中不然畏其箭

來傷已手足失措。雖能發鎗不暇取中臣觀車制四

圍箱版。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窓。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刀。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方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四方共十六餘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粮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鎗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避。我勢自張。我威益振。況此時大同宣府遼東一帶軍民。不敢出城耕作城外之地。俱是虜寇馳騁之所。若此等邊城。俱用此車。遣將出師。可以橫行於沙漠。可以深入

巢穴。不然但用退敵。驅之出境。使我軍民得以耕作營其衣食。所謂長策。莫善於此。雖然此策固善。又在將帥之智何如耳。夫今之士卒。猶古之士卒。善用兵者。申其號令。嚴其紀律。以作其氣。以鼓其勇。使之畏威懷德。効力用命。以進死爲榮。以退生爲辱。雖赴水火。不敢退縮。惟知有將帥。不知有敵人。如此而不取勝者。臣未之聞也。況 朝廷於將帥。特彰剖封之典於士卒頻加賞勞之恩。待之可謂厚矣。然而不能爲國家折衝禦侮。搴旗斬將。以雪前日之恥。以伸 朝

廷之威。此忠臣義士所以不能安其心也。臣聞天道好還。胡虜自犯邊以來。肆其凶暴。所向得利。其志益驕。中國之人。被其殘毒甚矣。今又不知止足。欲生釁端。安知不自取敗亡耶。此雖在於人事之修。或亦天道之必然也。此臣所以拳拳以取勝之策爲獻。伏望陛下采而用之。命工部修造此車。不爲甚費。所謂有備無患。事乃克濟者也。

邊防事宜　　邊防

一各邊兵備近多廢弛。雖巡撫有官。而任久人玩。今

邊務方殷宜及時整飭請於在京尚書都御史內簡命二員一員自大同抵遼東一員自陝西延綏抵甘肅巡歷邊關凡軍馬甲兵等事務爲審處總兵等官臧否具實奏聞都指揮以下隨黜陟與凡邊境事宜悉聽區處

一侯伯都督中練達老成可繫人望者甚少今多事之時設有調遣臨期乏人請命文武大臣及科道官于都指揮及指揮中不拘內外各舉所知一二員有智謀材勇可統兵者授以署職送營領操以備警急

調用不稱連坐

一薊州永平山海密雲乃京畿屏蔽河南山東臨清俱地當要衝今河南已有副都御史王恕撫治流民宜令就彼巡撫山東薊州等處宜增巡撫重臣而臨清一方就令山東巡撫官兼理其後山東用原傑薊州用閻本

一陝西被寇山西鄰近澤潞等處原有操備放回義壯請勅巡撫都御史李侃取回操守彼處民人壯勇可禦敵者就令隨宜招集以備調用陝西內地亦多壯勇之人而監察御史李綱即今在彼招募土軍請

就勅綱於彼招集選官統領操守聽調無事之日放免歸農

一陝西洮河岷等衛所俱有土軍即今平凉地方虜寇出沒請勅陝西巡按并都布按三司官分往諸衛所招集調赴總兵官楊信處隨征所得財畜悉給予之有功依例陞賞

一密雲古北口懷來永寧國之北門地當衝要往年虜寇從此突入而今獨石等處邊報不絕不可不備請于京營選撥官軍四千委都指揮二員一員赴密

雲古北口、一員赴懷來永寧、各同彼處鎮守守備官
防禦候明春無事回營齊雲鎮守指揮王榮名位尚
輕難于行事、宜量陞署都指揮僉事仍舊鎮守、
一京師根本之地、居重馭輕、尤所當急、今京營官軍
調征數多宜以原選保定左等二十三衛、放回養馬
官軍二萬員名、取回京營、仍舊操備
一各邊總兵巡撫參將等官俱受重托、而間有庸懦
無爲懷姦避難者、宜會官訪察、斟酌更代、近給事中
丘弘亦陳此議、已蒙允行、今議得鎮守遼東右參將

都督僉事劉端巡撫延綏右僉都御史盧祥俱年力衰老鎮守寧夏總兵都督僉事張榮鎮守蘭縣有都指揮同知管斌大同隨同總兵官行事都督僉事張鵬鎮守薊州等處總兵都指揮僉事吳得俱才不勝任宜皆召還都指揮使孫瓚見充參將守備寧遠請勅就代劉端其吳得張榮管斌盧祥員缺兵部另會官推舉張鵬乃隨同行事官員彼既有總兵副總兵等官不必再推若都指揮僉事趙英原鎮莊浪而巡撫都御史徐廷章近又奏保都指揮使魯鑑鎮守未

免頡頏合勅趙英別赴紅城子守備庶幾允當、

一在京番將及軍多有空閒舍餘善于騎射樂于効用者、合出榜招募送營操備、就于本衛給糧遇警聽調有功依例陞賞、

一南京根本重地、舊有守備、及協同官員而今止付成國公朱儀恐遇有警、缺人調度請仍推選廉能武職重臣一員協同守備

一潼關乃陝西河南要衝而今陝西地方。虜寇深入。不可不慮。宜增設謀勇都指揮一員守備。令其操練

軍馬控制險要以備不虞

碑記

薊州新開運河碑記　新開運河

君子受一方之寄者其要莫先於興利然必有過人之才識見高遠灼知有利而無害然欲興焉不然則率易妄作利不可得而害已隨之古人所謂興一利不如除一害者良有以哉洪惟我　朝奠安海宇以康濟生民而防邊一事尤為加意東北之境控弦之士無慮十數萬人而粮餉之需大抵取給於江淮是

以大河諸衛、歲運三百六十餘艘、抵薊州爲倉而貯之。往時由直沽循海道。多風。船至海濱不敢遽、必淹及旬日。甚至彌月。候風色止息。方敢一渡。或之中流遇風濤迅作。遂罹漂蕩覆逆之患。歲損船不下數十。而粮斛動以萬計。主漕運者。恒以爲憂。天順改元

皇上光復大位、政令一新、天下臣民、莫不欣欣鼓舞、興起事功、而巡守薊州諸臣、深慮及此、詢諸父老之熟於地理、云海濱有二沽。一曰水套。一曰新開、相去纔十里、可以開河通潮、以便運艘避海難。遂以其事

聞、上命守臣都督僉事宗勝董其役、勝尋以疾在
告、復命叅將都指揮僉事馬榮代之、又以監察御史
李敏、工部主事李尚共莅其事、三人者才識俱優、乃
同心恊謀、相度高下、起薊州諸衛武夫萬人、撫恤奬
勵、罔有不至、以故衆役感悅、爭先効力、以是歲三月
始事於甲午、訖功於丙午、人皆驚異、以爲成功之速
如此、必有神明默相其間、遂建天妃宮於新河之左、
且謂斯舉便　國家之漕運、通商旅之往來、公私之
利在焉、非小補也、乃止石於傍、走書至京師、乞予言

以紀其事、予嘗考唐神龍中於漁陽開平虜渠。傍海穿漕以避海難。當時便之。今二三君子能興斯利於數百載之後蓋非率爾妄作者矣。嗚呼興利固難。而保利尤難若夫繼諸君而巡守此地者。尚體諸君之所以興起繼修之志。用保此利於無窮。是宜大書傳之久遠。且為來者勸。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七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卣
　　　　　　　　　李　雯舒章　參閱

徐武功文集

　　　　　　　　　　　徐有貞

疏

言河灣治河三策疏　河灣治河

計開

一置造水門臣聞水之性可使之通流不可使之堙塞昔禹鑿龍門闢伊闕無非為疏導計故漢武之堙瓠子終弗成功漢明之疏汴渠踰年著績此其明驗也世之言治水者雖多然於沙灣獨樂浪王景所述制水門之法可取蓋沙灣地土皆沙易致塌決故作埽作閘皆非善計臣請依景法為之而加損益於其閘置門於水而實其底令高常水五尺水小則可拘之以濟運河水大則疏之使趨於海如是則有通流之利無堙塞之患矣

一閘分水河凡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合以收其利今黃河之勢大故恒衝決運河之勢小故恒乾淺必分黃河水合運河則可去其害而取其利請相黃河地形水勢于可分之處開成廣濟河一道下穿濮陽博陵二泊及舊沙河二十餘里上連東西影塘及小嶺等地又數十里餘其內則有古大金隄可倚以爲固其外則有八百里梁山泊可恃以爲泄至於新置二閘亦堅牢可以宣節之使黃河水大不至泛溢爲害小亦不至乾淺以阻漕運

但昔沙多易淤耳

一挑深運河臣惟水行地中避高趨卑勢莫能遏故河道深則能蓄水淺則弗能今運河自永樂間尚書宋禮即會通河浚之其深三丈其水丈餘但以流沙恒多淤塞後平江伯陳瑄為設淺鋪又督軍丁兼挑況因之水清尚有泥患安可引入黃河非地形日可淺洲從濟急用嚴閘禁可也故常疏通久乃廢弛而河沙益汙不已漸至淺狹今之河底乃與昔之岸平其視塩河上下固懸絕上比黃河來處亦差丈餘下比衛河接處亦差數尺所以取水則難走水則易誠宜浚之如舊

條議五事疏　戎備五事

一國之武備莫先于治兵要使國兵足以制邊兵邊兵足以制夷狄可也我朝　太宗皇帝建都北京、鎮壓北虜、乘冬遣將出塞燒荒哨瞭今宜于每年九月盡勅坐營將官巡邊分爲三路。一出宣府以抵赤城獨石。一出太同以抵萬全。一出山海以抵遼東。各出塞三五百里燒荒哨瞭。如遇虜寇出沒即相機勦殺每歲冬出春歸休息一月仍于教場操練如此則京軍皆習見邊情臨敵不懼虜寇慴伏無敢窺邊矣。

一西邊去京師窵遠自延安綏德以至寧夏甘肅地

方數千里隔山隔絕寇入路多遇有警急猝難應救今西安八府之民不下二十餘萬戶其中大戶有四

恐即用近邊一帶之民爲便取於西鳳內地或致擾民

五十丁者有二三十丁者有十餘丁者乞差御史給事中與兵部官會同陝西都督都御史并方面堂上官集民點選五丁以上者戶取一人爲兵願兩三丁爲兵者聽從免其粮差毎府立爲一營委廉幹官管領教之戰陣遇有征進官軍一例關支行粮有功之日一體陞賞如此則兵力不患于不足守備充實而

朝廷無西顧之憂矣

一任將之法在乎用之當其才御之得其道今朝廷大臣舉用將官並不問其才之長短智勇有無一槩畢之有指揮即陞都指揮都指揮即陞都督者初雖署事旋復實授曾無功實遽登重任及至用之鮮不悞事雖加黜責無補前愆宜令兵部堂上官會同公侯伯老成大臣從公察舉務要的知其才能智勇僉以本職叅隨各處總兵官分領軍馬勾當邊事如果能幹乃可命爲叅將等職待其顯立戰功然後陞其官爵如此則爲將臣者皆知激勸奮立功效矣

一兵不貴多。而貴精。兵精則一可當百。臨敵之際。一夫奮勇。而千百隨之矣。宜令兵部堂上官會同御史給事中公侯伯等官於教塲内公同點選。逐隊閱視軍士有年及六十以上衰老殘疾怯弱者。並皆揀退。令歸衛所。戶有壯丁。即令替役。補隊。其各處邊關之兵。亦各差官依在京例。一體揀選。立爲定法。或三年五年一行。經久無弊則中外之兵皆精矣

一國家用兵。必資智勇之人。豈必盡出于將軍之中。大凡天下之民有心計者皆能運智有膂力者皆能

効勇。如唐有軍謀之科宋有武舉之選是也方今
聖朝一統之盛欲設法選舉豈患無才乞勅兵部行移天下軍衛有司訪察軍民之家但有軍謀勇力之人並從選舉不限南北不拘額數舉選到京問以攻守之策試以弓馬膂力取中者月給口糧二石分隸（取勇士則可若智士豈能以二石米羈之）在京各營然後差撥各處總兵官參隨使用有功之日照例授以武職如此則凡天下智勇之士舉無遺撼為國家之用矣。

碑畧

勅修河道工完碑畧

臣聞凡平水土。其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時既經地利既緯。而人事於是乎盡。且夫水之爲性。可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或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豫。出險固而之夷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兖。土益疎。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爲阻者與然欲驟而堙焉。

則不可故瀆者益瀆淤者益淤而莫之捄也今欲捄之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瀦其淤因爲之防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臣有貞乃經營焉作治水之閘疏水之渠起張秋金堤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于濮陽之濼又九里而至于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于壽張之沙河又八里而至于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而至於白嶺之灣又三里而至于李䧳之滙由李䧳而上又二十里而至于竹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于大伾之潭

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過則恐南溢於運河微則資北流而已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過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既成名其渠曰廣濟。閘曰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丈尤。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時出以濟漕渠之涸。阿西鄄東曹南鄆北之匯。出餘波而資灌溉者。爲頃百數十萬。行旅既便。居民既安。有貞知事必集。乃參綜古法。第而爲之。加神用焉。既作大堰。其上捷以水門。其下繚以防隄。堰之崇三十有六

尺其厚什之長佰之門之廣二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之鐵蓋合土木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旣（非聖人 欲以竣制能之事也）乃導汶泗之源而出諸山匯澶漯之流而納諸漕遂濟漕渠由沙灣而北至于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于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于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八為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放而洩之皆泓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旣有所節且有所宣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

難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用河沁及滸以漕然卒不可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貞因奏罷瀕河州縣之民馬牧等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便民力

天子從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八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周立勳勳内
馮𤅢振振仲參閱

商文毅公文集

疏　　　　商輅

邊務疏　邊務

題爲邊務事、臣切惟守邊一事、最爲今日急務、近聞各邊操守官軍、多係有名無實、其故何也、一則軍士

寡弱、一則衣食艱難、夫軍士寡弱、以戰則不能、衣食艱難、以守則不固、邊城有此二弊、名雖爲守、實乃棄之、今之議者、皆以遣使爲請、而謂邊方之事、似不可爲、殊不知天下之事、未有不可爲者、特患失於姑息耳、臣訪得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 操守官軍、在邊年久、服習水土、屢經戰陣、自正統十四年、達賊侵犯、或漫散赴京、或該管頭目帶領來京者、一向貪緣在京居住、即目獨石宣府等處、多係各處新撥、幷河南輪班官軍、在彼操守、且輪班官軍、 無室家可恃

又無田地可耕、因循度日、遂望更替、欲為久遠之計難矣、若朝廷失於姑息、安於因循、聽令各寨巧立遊擊等項名色。將前項官軍占留在京。不行發遣。則邊境城池。愈見空虛。設有賊情。將何備禦。乞勅兵部郎將口外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正統十四年以前（人情久于京師則不欲復歸邊鄙）原操守官軍。見在京居住者。逐一查究并其家小盡數發去口外各該地方照舊住種操守。不許各官仍前巧立名色。占恡阻當遣者。治以重罪。或有言前項官軍善戰。合留在京操備者。此不知輕重之論。蓋京

師百萬人馬。縱得前項官軍。不見其多。不過跟隨各頭目營幹家事而已。若邊城得此官軍。可以壯威武。可以禦賊寇。可以使其成家立業。爲久遠之計。其爲益豈不大哉。惟 陛下不惑群議。斷然發遣。則邊境得人。而藩屏自固矣。臣又訪得戶外田地極廣。除屯田軍士地畝已有定額外。其守城守關軍士。多無田地耕種。推原其故。蓋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之家。將戶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占作庄田。以次空閑田地。又被彼處鎮守總兵叅將。幷都指揮等官。占爲已

數取回。在京備操。如此非惟兩免重支口糧。抑且邊關得人。而師鞏固。雖有千百也先。亦何足慮。凡前三事於守邊守關。頗爲切要。但恐於人情有碍。伏望

陛下決意行之。則邊方幸甚。

招撫流移疏　招撫流移

臣聞河南開封等府并南直隸鳳陽府等處地方、近年爲因水患、田禾無收、在彼積年逃民、俱各轉徙往濟寧臨清等處、四散趁食居住、中間有係正統十四年以後、山西并北直隸眞保定等處軍民、被達賊驚

散逃移未久及原籍見有田產之家雖已陸續回還復業其正統十四年以前逃移在外年久革民及陝西山西所屬艱難州縣并戶外地方及原無田產之家俱不肯復業流移轉徙動以萬計近聞各處有司遇有外縣逃民到來一切驅逐不容在境潛住若果能驅令復業固是美事但恐前項艱難地方及素無產業或係在外逃匠囚犯等項寧死道路不願復業之人被所在官司驅逐急迫無所依歸必至失所不無激變及今水患已息仍慮逃回河南鳳陽原處地

驅逐流民必至生變如益州之驅李特是也

方居住。異日雖欲再行招撫。必不肯從。去留之機。實係於此。不可不慮。臣切照畿內順天等八府。所屬計一百三十餘州縣。所在除官府草場。并官員庄田。及軍民見種田地不計外。其餘多有拋荒。并空閑無碍田地。如蒙敕戶部計議。出給榜文。遍行山東等處。逃民聚集之所。張掛曉諭。前項逃民。有志復業者。即令復業。其不願復業。無所依歸之人。許令於順天府等八府所屬州縣。分投從便居住。有司照名撥田。設法賑恤。其寬恤等項。榜內有當開寫者。悉照本部節次

庶以安流移又以實京師為強本之計

奏准事理。明白開寫。曉諭施行。行移各府巡撫巡按等官。督同各有司。遇有逃民到來。即令報名在官。酌量鄉村廣狹田地多寡四散安插。如某州田地數少。逃民數多。則發遣於有田州分住居。某縣田地數多。逃民數少。亦須將別縣逃民。遞相分撥。或某州可安插千人。止留五百人。某縣有田千頃。止撥五百頃。蓋人少易於賑恤。田多以備後來。其戶糧種具等項。或暫借官儲出給。或勸令富民假貸。俟有收成之日。照數追還。俱聽巡撫巡按等官設法整理。從宜處置。仍

言雖美而難行

時常往來、撫綏。及時勸課。俟三年後。生計成立。有家可戀。有土可懷。然後計戶定差度田出賦。清軍勾匠、隨所設施。合新附之戶籍增舊收之版圖。强本安邦。莫善於此。

弭災疏　弭災

臣等嘗聞天心仁愛人君、莫大於發災變以譴告之、尤莫大於出妖孽以警懼之。無非欲人君修省過咎以修德政、欽崇天道以保天命、變禍爲祥、轉危爲安也　皇上嗣位以來數年之間、災變迭見、臣等忝職

近輔、不能少裨德政之萬一、覩玆災異、惶懼寔深、謹陳愚見、條具數事以聞、伏望 聖明采納施行

一節財用、夫貨財軍國所仰、不可一日無者也、要在樽節用之、苟或侈靡妄費、則府庫空虛、倘遇興師動衆、何以賞犒、旱澇飢荒、何以賑濟、近年以來朝廷貨財、多為下人侵耗、如哈密等處、番人來京、俱帶玉石、被細人誘引。先將次等者進貢。存留一等者在後、討囑鋪行人等。多估價值責官。規取庫藏銀兩。又番僧授職。在彼土管事者。例該給與印信。使鈐束撫化鄉

人。近來近京間住者。往往自都綱禪師。陞至國師佛子法王等職。一槩給與金印信圖書。前任所給者。悉自收留。其有病故所遺者。徒弟人等。亦擅收藏。及後承襲。又求造給。侵耗貨財。乞勑甘肅等處巡撫等官。今後哈密諸番來京帶有玉石。責令通事諳曉玉石之人。辨驗等第。一等者計數封號裝盛送京。次等者許其諒賣盤費。其餘悉令在彼貨賣。不許一槩帶來。沿途扛運。應付艱難。如違許巡按分巡等官。徑自拏問。番僧陞官職印信。止許留見在者。其前任及病故

遣下印信，令各該部查收，以後有新陞職，不係本土管事官員，復請給者，許該部該科糸奏發遣，勿令在京生事紛擾，如此庶事體得宜。財無妄費矣。

一却貢獻，葢人君一心，攻之者衆，倘一留心於玩好，則下人旁搜遠索而貢獻者，其弊將不可勝言矣，洪惟　皇上即位之初，不急之務，一切停止，玩好之物，一切罷去，近年廣西雲南等處，有貢奇花異卉珍禽奇獸珍珠寶石金銀器物，葢此物非出於所貢之人，必取於民，取於民不足。又取於土官夷人之家。一物

之進必十倍其直。然後方可。暴橫生靈。激變地方。莫此為甚。甚至水路萬里之遙。人夫轉運不勝其擾。况今安南小國敢肆抗拒。漸有侵內之患。良繇自我有以召之也。臣等伏望 陛下明頒詔旨。今後除常例歲貢。其內外之臣。敢有以玩好之物上進者。治罪不宥。如是不惟上下綏靖而無擾。其于乂安中國。感格遠人之道。兼之矣。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惟 聖明留意

一開言路。身處愉戾而欲廣開言路此亦人情所臣等嘗聞宋臣蘇軾有曰。天下治亂出於

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達時或反
是雖近臣不能自通故易以天地交而為泰不交而
為否臣等不敢遠引前代明王遇災求言之典伏惟
太祖高皇帝臨御之時自文武群臣以及軍民匠役
諸色人等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說其言中
理即為施行且或予之官或給之賞其不中理者亦
置而不問所以廣耳目防壅蔽而達下情也故當時
雖閭閻之間細微之事無不周知太平至治良有以
也洪惟　皇上嗣承大統即詔天下凡軍民利病許

人直言無隱。有以見　皇上之心。即　太祖高皇帝求言之心也。奈何近年以來。人多顧忌。不肯盡言。豈非聽言之道。猶有未至者乎。臣等仰望　聖明廓宇宙之量。容涓滴之微。明詔在庭。文武群臣。凡致災之繇。弭災之策。悉陳以開。言之善者俯賜聽納。見于施行。言之不善。亦不加罪。如是則言路開而下情達。萬事何憂不理。災害何憂不息哉

一愼刑罰、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焉、用之貴在得中、一失其中、則邪氣積蓄、陰陽繆盭、妖孽滋興、可不愼

歟仰惟 皇上嗣位以來凡遇盛暑必下詔寬恤于京師或值災變必遣官詳審于天下慎刑之心蓋與虞舜好生之德同一揆也然自成化八年遣官詳審迄今將五年矣夫以京師之內一有冤枉今日告鳴明日或可得以辯彼天下之廣萬姓之衆中間冒罹刑憲者不知有幾其偏州僻縣隔離上司窵遠者豈無經年含冤死于犴獄者乎在此 聖明之世不能不爲之惻然也合敕法司遴選諳練刑名老成官屬照例請敕分授前去會同彼處巡撫分巡理刑官員

重加研審務使情眞罪當輕重適中毫釐不爽庶人無寃枉邪氣潛消而諸孽不作矣

一省工役古者力役惟取于冬蓋以時節人力也苟力不節以時勞筋苦骨民不堪生而怨讟以興怨讟旣興和氣有弗乖戾者矣此有周先王營宮室而施鼛鼓緩工之仁建靈臺而布庶民勿亟之令良以此耳茲者朝廷修建東直門城樓并各處城垣所以壯觀京師限禦內外之意旣深且廣雖愚夫愚婦莫不悉知以故軍士萬衆一心子來無或嗟怨非以佚道

使人孰能然歟伏望仰體先王軫念赤子審今日興作緩急除城樓城垣當建外其餘不急之處俱須德音悉令停止庶軍士得以休息怨讟不生和氣漸臻矣

一足軍餉臣等切見往年西北用兵榆林一帶糧草俱難供給當時預借陝西山西河南三年租稅起運每草一束用銀二錢米一石用銀一兩或一兩五錢若輸納本色上下山坡不勝勞苦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為預備一旦虜入河套復踵前跡民何以堪近者

廷臣嘗議及此。臣等尤恐所司奏行不至。合勅戶部仍查算彼處各堡糧草實數。每處可彀幾時之用。設有兵動。可贍多少人馬。如果不敷。作何措置。或比較屯田拖欠子粒。稞把未完草束。或開中鹽引。招商上納。州束米豆。或將腹裏積蓄粮草。量起人夫。加意撫恤。以漸轉搬赴邊收貯。或將官銀及贓罰銀兩。運赴彼處。趂時收糴。粮草上倉。及其他長策。務要一一舉行。具實回奏。毋得視爲泛常。其遼東宣府大同。雖未經用兵。亦查蓄積之數。務令邊鄙克實。庶不臨期悞

事

一飭邊備臣等見得遼東并山海關喜峰口古北口一帶邊方去京師密邇往年朶顏三衛為我藩籬雖有鼠竊狗偷不為大患今此三衛既被滿都魯等服屬以彼之强從此嚮導來犯我邊則京師不得安枕況居庸迤南至紫荆等關口尤係京城切近屏蔽雖有御史近年點閘承平日久未免忽略合勑吏部奏遣歷練大臣或歷練老臣給事中二員請勑分投前去會同各摠兵巡撫守備等官趁今無事之時將各

邊牆垣口于逐一看視該修理者即便差撥官軍分工並力深濬厚築以垂經久整點烟墩修葺堅固以便哨望不許虛應故事其有城垣堋塌兵器損壞人馬瘦弱不堪備用去處俱要即時修補緊要之處合添人馬亦須斟酌多寡奏請選委聽候有警應用不致緩不及事

一重地方臣等聞得永樂年間征取交阯郡縣其地天下大一統而無外其後守鎮非人不恤夷情遂至激變失陷地方再不可復今兩廣四川貴州雲南供

係邊遠之地，設若任用非人。一旦有警，軍旅薦興，糧運不繼。欲天下無事，不可得已。其雲南地方，與安南尤爲切近，而蠻夷土官衙門易以生事，可爲深憂。今兩廣四川貴州俱有巡撫官，而雲南豈宜獨無。合勅吏部推選剛直有爲，智識超卓大臣一員，請勅前去巡撫其地。凡利有當興，弊有當革，悉與鎮守等官處置施行。各要安靖地方，毋事阿徇，有負委任。

請革西厰疏

請革西厰

仰惟 皇上臨御以來，敬天法 祖，任賢使能，政事

修明紀綱振舉是以十餘年間海內晏然雖天與屢

以示戒而灾變自消雖水旱比歲相仍而民無離叛

實緣　皇上寬仁大度省刑薄歛慈仁愛人之心感

孚于上下也夫何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

密官校提拏職官事皆出於風聞暮夜搜撿家財初

不見有犯帖人心洶洶各懷疑畏內外文武重臣託

之爲股肱心膂者也亦皆不安於位百司庶府之官

資之以建政立事者也舉皆不安於職商賈不安於

市行旅不安於途士卒不安於伍庶民不安於業承

平之世。豈宜有此。究其所以。蓋緣　陛下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於群小。汪直之失雖爲未甚而群小之中。其奸謀足以顛倒是非。其巧佞足以蠱惑人心。如韋瑛者。自言親承密旨。得專予奪之柄。自謂百官進退。盡在掌握之中。擅作威福。虛張聲勢。其間同惡相濟如王英者。則以附己而薦之。稍存公論。有所諫正者。則以異己而黜之。如狠如虎。肆無忌憚。原其立心。惟知希求進用。以爲一身之榮。不知傷害善良。虧損國體。大爲　聖德之累。　陛下若

爲防微杜漸。不得不然。則前數年間。何以帖然無事。往者曹欽之反。皆繇逮杲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共知。可爲明鑒。我國家積德百有餘年。深仁厚澤。浹洽人心。陛下爲守文令主。嚴刑峻法。誠非所宜。況今天鳴地震。無處無之。水旱灾傷。日甚一日。省躬念咎。弭灾息患之道。莫先於恤刑獄。莫要于安人心。而乃反此所爲。使人人嗟怨。感傷和氣。一旦有警。變且莫測。腹心之患。可不懼乎。可不慮乎。伏願 皇上體天地之包容。勿察察於事情。遵 祖宗之成憲。勿屑屑於

改易旨意必經於六科防將來之假冒奏訴必由於
通政杜濫受于他門責政事於府部而嚴課功覈實
之權付刑獄於法司而申三覆五奏之令收回伺察
之人誅逐奸邪之輩其有謀逆奸細并貪贓壞法重
情悉依舊規委任歷練老成之人管理如此則讒言
不入于耳自足以順情而養神苛政不加於下自足
以安邦而定國延 聖壽於萬年保 皇圖於不拔
其端皆在於此不然此風日長衆口嗷嗷國之安危
未可知矣臣等荷 陛下生成之德冀諸宥容之地

一念愛　君之心。拳拳朝夕。有所聞見豈容緘默。謹條陳大略。具題以聞。伏候　聖斷。謹俯伏候命

序

璽書錄序　山西巡撫

國家建都北方。控制胡虜爲近。自都城至居庸不百里。至獨石不數百里。卽虜境。其間城堡之設。藩衛之寄。視他處尤要。於是宿重兵。選驍將。謹烽堠。嚴巡哨。畫制敵禦寇。法宜愼密。總戎者固難乎其人。而其指示方略。防革奸弊。勸賞黜罰之責。則惟熟于政體。老

十世故，廉公有爲。文臣一人者是任。又難乎其人焉。

皇上卽位之三年，獨石等處缺文臣協贊戎政，詔舉在位僉議，以山西右參政葉盛才德卓異，因具名以聞。上曰：是嘗任兵科都給事中者，屢進讜言，可屬大事。朕固識之。卽日降勑諭，俾往隷其事。時獨石八城堡，承漫散之餘，兵皆新集，倉無宿儲，人無固志。盛奉命惟謹，晝夜規畫，至廢寢食。未幾庶事修舉，兵容振肅，廩庾充實，人樂戰守，用是朝廷無北顧之憂。厥功懋矣。盛在邊凡五載，所奏璽書四十餘通，茲特

王。補遊人才若此何患不治

白上本

之變獨石弃而不守文莊䎤府乃復

具錄屬轄序。將什襲以爲寶訓。臣將備具內閣。亟遣方有聲。皇上率御便殿。召臣等預議。親授成算。俾撰勑往諭。如盛所錄是已。雖然。璽書所及。或因邊報。或因奏請。隨事諭旨。皇上垂意邊政。此特一二耳。而盛以雄才偉略。其所施設。蓋有出於璽書之外者。如立社學。置醫坊。設烟舖。築義塚。利人之事。難於枚舉。可謂克當閫寄者矣。胡虜遁迹。居人安堵。有臣如此。上復何憂。昔裴度節度河東。朝廷遣使宣諭曰。爲朕卧護北門可也。盛嘉勞賜級。璽書將復就道矣。

贈行人劉偕立使西南夷序　　使西南夷

我國家混一區宇、薄海內外、凡重譯之地、靡不臣服、乃滿剌加國。僻處海陬。去京師不啻數萬里。恭其地越占城琉球諸國而益遠。所謂重譯之地是已。我太祖太宗盛德、覆冒海外、于時滿剌加國王陪臣、嘗與朝會受封冊、禀正朔、承錫賚、用以誇示鄰境、及其國人者數矣、中更繼代、其王不克自振、行李不通自外於聲教者、已數十年、而其國以益弱、茲速魯檀無答佛那沙、旣襲王位、輒選陪臣之才者、使奉表詣闕

下請命我 皇上憐其誠意特降璽書遣使往諭俾
正王位撫其國衆恩甚厚也時吉水劉偕立以行人
受命欣然就道同朝士夫咸往餞之而屬予贈言予
惟國家撫御華夷此固 列聖配天之大德我 皇
上克篤前烈之所致然而殊方萬里威德所以宣布
聲教所以漸被則惟使命是繫故曰天道不言而歲
功成品物亨者四時五行之吏宣其氣也予亦曰聖
人不言而萬邦寧遠夷服者廷臣之奉使宣其德也
偕立以明經進士拜今官嘗屢使四方廉介有為可

謂不孱　君命者矣。茲行也奉宣德意於萬里外。使藩邦君臣知有中國之尊。與夫禮樂聲華之盛。以益堅其歸嚮之誠。則奉使之功。豈不偉哉。異時入覲帝廷。超遷重任。予蓋深有望焉。其勉之哉。

記

濮州新開河渠記　　濮州新河

濮地曠衍。民以農爲業。州之南四百里黃河也。正統戊辰秋。河徙滎澤。浸流州境自臨濮迤北至港上。地可萬餘頃。悉爲巨浸。民以失業。迨景泰丙子。河復故

道漫流稍息臨濮地間出然無以洩其流乾溢靡常農業久廢民多轉徙失所者成化丁亥春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原公傑行郡至濮因民之艱召官屬謂曰土地以養民河渠以洩水即如此地農業所資非有河渠其浸淫之患寧有極乎況因民之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先王美政也與其因循歲月以坐受其害孰若一勞永逸之足以徼後功乎衆皆曰然于是都憲躬為相度地勢指以開濬疏導之方命東昌同知陳僑董其役肇工於是歲二月未逾月而告完

河長七十里。深皆及泉。以防壅塞兩岍築堤。廣二丈。高半之。長與河等。以防泛溢。復令范縣。通相濬築。二十里許。下接故渠以達張秋運河。是歲水不爲患、農業驟興。獲利者數千家。是役也、判官徐伯良、齊諒典科辛寬撫綏有道、民不知勞、明年春、都憲復按濮、以水患雖息、河堤未固、又命新任知州張雲、益工濬築、高深視舊倍之、兩堤各植楊柳、培護以圖堅久、州民相與語曰、自今以始、吾儕得享粒食之樂、以免于墊溺流離之苦者。都憲之功。與二三大夫之力也。安可

以無述乃羣請於州守守不能抑因述始末走書求記將刻石樹之河堤之旁使後之人得以考其成而嗣其功以永其利其用心善矣嗟夫天下事未有不可以人力而成者況河渠乎昔者河决瓠子民嘗受害矣已而武帝臨幸沈白馬著璧令羣臣負薪卒以塡塞築宮其上道河北行而水患遂息蓋以人力勝之也今玆河流旣順而濮之爲患特餘浸耳然河渠一開而水勢有歸地利可興民生以遂謂非人力成之而何矧今朝旨丁寧未始不以水利爲急若都憲

可謂能奉宣德意而濮有司可謂能舉其職業者矣

漢穿白渠民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

白公起後且溉且灌長我禾黍雖彼以瀦水此以洩

水爲用不同而爲利一也濮之民寧無繼是而歌者

乎用書此爲記以復守之請云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